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亦

法義篇第四之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準脩行清神洗
惑而為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
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
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
易其典衆賢莫異而不墜者也道法
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
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
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
為出道之階基正法為入空之軌躅
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
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
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
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
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象心了世
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敘謂之法義
也至於如說脩行思擇靈府者則四
依法正割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
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
其真源漸染其攝當自得其涯也但

以幽關難啓正石易迷匪藉言方莫

由尋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陶律
淪精霊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鄙
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
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
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
之不絶也

梁代集弘明法義揔録

晉孫綽喻道論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釋慧遠報應論
釋慧遠三報論
釋僧順折三破論
梁高祖神明成佛義
蕭琛難神滅論
曹思文難神滅論
梁高祖荅臣神不滅勅
釋法雲与朝貴書
習鑿齒与釋公書

唐廣弘明集法義篇揔録

序曆代賢明釋諸疑惑義
晉戴安公釋疑論
晉戴安爲遠法師書 并荅
周道祖難釋疑論
戴重爲遠法師書
戴荅周居士難論 并荅
遠法師爲戴書 并荅

何承天報應問 劉少府荅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辯宗論 并書

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

通三世等論并羅什法師荅

姚嵩表問諸義并興荅等

唐沙門釋惠淨折疑論 并釋法琳述

齊竟陵王與隱士劉虯書 三首

齊沈約內典序

齊沈約為皇太子解講疏

齊沈約為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齊沈約為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梁太子綱請帝講 并荅往返六首

梁陸雲述御講金字波若序

梁蕭子顯叙講波若義

皇太子謝講竟啓 并荅

梁太子經上大法頌 并表荅

晉安王上太子玄圃講頌 并啓荅

梁湘東王法寶聯璧序

梁武帝涅槃經疏序

梁簡文成實論序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唐沙門釋玄則禪林妙記集序 二首

唐司元大夫李儼法苑珠琳序

梁昭明太子荅請講書 并啓荅 三首

昭明謝勑賚木栖如意啓

昭明立二諦義 并道俗二十三人難及解

昭明立法身義 并僧六人往反問荅

昭明謝勑看講解二啓

昭明謝勑賚涅槃經疏講啓

昭明謝勑賚大集經講疏啓

梁晉安王爲廣信侯書 并荅

齊沈約立佛法義論 五首

齊沈約難范縝神滅論

陳沙門真觀因緣無性論 并朱世卿自然論

魏收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王襃周藏經願文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荅

今上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荅

唐褚亮述注般若經序

唐柳宣爲翻經大德書 并荅

廣弘明集法義篇第四之初

釋疑論 晉處士戴安公

與遠法師書 戴安

難釋疑論 周居士道祖 并荅

重爲遠法師書 戴安 并荅

報應問 何承天 劉少府荅

辯宗論 并問荅往反 宋侍中謝靈運

述佛法諸深義 廣弘明集卷十八 秦主姚興 [illegible]

折疑論 唐沙門慧淨 述

釋疑論 晉戴安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
達之格言万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
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
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
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
相承亦當百世俱闡是善有常門惡
有定族後世脩行復何益哉又有束
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罹
備經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
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
在乎夫五情六慾人心所常有介藻
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
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
所疑以袪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
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苟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宄者自足
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
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

惑之於後不亦亘乎請試言之夫人
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
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壽殤之殊氣有
精麁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
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
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
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延昌夷
齊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
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
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言驗之聖
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
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
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
廣大人在其中豈惟稊米之在太倉
毫末之於馬體哉而疋夫之細行人事
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
然之壽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
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
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靖天之性
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
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
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
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

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礼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礼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議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修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廢可豁滞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經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滞疑袪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来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脩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轗軻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

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荅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
雖未善想患人物来往亦未始蹔忘
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
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亦
並有同異觀周郎作荅意謂世典與
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
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
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
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
覽六籍愈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
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
君以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
中餘慶之言在於勸教請審分命之
言為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邪為忘
懷闇昧直置而已邪若宅情於理則
理未可喻善惡紛乎逆順莫檢苟非
宜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
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昇降
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

手

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請末諸已

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
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
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車
蒭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
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
士自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
不濫而神明之顯蘊於妙物豈得顯
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
言違夫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
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啇臣
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
還而安于懷仁不浸其身或會以僭
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
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
知通圯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浸蔡靈以善
薄受禍郄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
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
拔無明之沉根翦貪愛之滯網不祈
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
而慶罰以彰故能反步八極水鏡万有
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麄

豈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　廣弘明集卷十八 第十
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
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
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乎叙多年聊
以代懃
來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
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踈
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
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
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
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
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
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開示
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
不同所見亦殊今重申鄙意荅周復
以相呈言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
覽省戴公和南
釋疑論荅周居士難　戴安公
聞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
法師既辱還告并來難辭喻清贍致
有奇歸但自覺雖先覩者莫悟所見

既殊孰是能正苟懐未悟請共盡之
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
妙鑒理宗按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
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慼失得之徒
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
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
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
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
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
若如来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請
求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未
己非為無理可喻也若含己而外鑒
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
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
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
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
懐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
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
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
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
通以設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相
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

于懷仁不沒其身感會以僭有後魯
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
更為疑府矣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
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
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
理之邪事感會為之而獲後良由分
應沒身非仮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
行僭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剖
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祜哉
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
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圯之来其過非
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
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豐深
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荅曰夫通圯
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
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豐深
莫救此則報應之来有若影響蔡靈
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羅殃宋
桓以愆微易唱鄴文應用行善延年
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然
未而獨昧於楚鄴乎君所謂不祈驗
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斷在於應報而

廣弘明集卷第[illegible]張　赤

慶罰以章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
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睟昧於
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
當推已兆之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
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
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
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
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脩行者保
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
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
殃各乎来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
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
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
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
睟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
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
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
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
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
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
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
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

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
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
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
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讜叙

周居士書

見重伸擇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
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
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
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
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
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
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
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
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
喻付之未遇

遠法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
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
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
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
始覺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
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
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

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弥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来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莫親承音旨蓋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支末雖明而根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辟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璿璣將伸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鷰翻翔求食唯飛虫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

鷲也羣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煞生
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
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
若謂鷲非垂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
芻豢奚獨嬰宰若謂含靈無知而人
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
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
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
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
為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
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獵三
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
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
更加三思

答何承天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
難為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
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為之設六
蔽待法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
無漏畢竟解脫至善提而已矣斯未
之所以明而今之不昧者耶孔以致
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
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寘耶但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十七張　亦

應有麁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
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
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
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
援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辯大者迂之
梏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
與影徵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
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
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
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
從緣起滅耳若鵝之就斃味登俎鼎
鷙之獲免無取盜梅故鵝殺於人猶
魚死於鷙鵝魚見世受人鷙未来報
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
揚于王庭君親无將將[illegible]而必誅此見
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
剖心沉淵刧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
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
無不報但過去未来非耳目所得故
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
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為陷穽非我
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
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王廙伯邑

孝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主發有天
命礼是跡制理固從實伯廢發立實
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
能務之經去善推方便亦復如是可
夫民生而殺牲之欲也飲血席毛在
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
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
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經詩
壹五豝礼弗身踐援茲而觀作者之
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巳慈之心若推
一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
肉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秘籍嘉評伸
必管窺會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
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辭請俟諸君子

辯宗論 諸道人王衛軍問答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
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
意庶定求宗之悟
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
鑒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
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為寂鑒微妙不容階
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
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
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雜孔釋
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
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為
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莂覺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
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
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
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
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
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
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
則永劫勤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
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
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
雖是真能為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
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則反本如此
永劫無為空勲期果有如皎日
勗冊問荼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
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
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
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
異也大而較之監在於民華人易於見理
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
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
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
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
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
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
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應吉甫
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
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
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
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
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
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
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
歸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
晝夜殊用緣晨暮以往復況至精之
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
者所以密造頓解倚礼教者所以潛
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而六經得頓
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
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 [illegible]
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
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
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荅夫
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
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
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
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
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
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
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
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荅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
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
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
累生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乘此所
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万滯
同盡耳
維三問荅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
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
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
暫合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
合非漸如何

三答斷矣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 [illegible]
知無假令豈可以假知之斃而使常
知之真哉令斃合賢於不合誠如来
言竊有徵證巫臣諫莊王之日物賖
於已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己
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己
相傾亦中知之卒任也若以諫自為
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
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
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向南
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
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滿僧維問 當假知之一合與
真知同異
初答 與真知異
驎冊問 以何為異
冊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斃為用用斃
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窮故理常
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
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令
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
未將何以去之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

日昝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廣弘明集宋本 [illegible]）
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
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
體物我同忘有無一觀伏累之狀他
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
入於滯矣一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驕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
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
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
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
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
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辟劊鷄之政亦
有牛刀佩重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
折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
之間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
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
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俠或事是
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小大而格道
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
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
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

降妙數階以接羣相則相者所不測
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
撫世者方相為妙然方妙猶相矣以
妙乗相則無往不盡以相求妙則莫
覩其原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
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
崇而同之極妙耶
毋吝今不錯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
謂顏為庶幾則孔矣幾矣且許禹昌
言孔非本該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
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
皆可以為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
者豈得又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
迷蒙惟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
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
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乎以
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綱問欲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
權實存亡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
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暉矣
詳復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

學而非悟尒為玄句徒設無関於凾
情焉稱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
階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
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幾
峰所從而超哉若勲務於有而坐體
於無者辟猶揮毫鍾張之側功侔羿
養之能不然明矣盖同有非甚闕尚
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况乎有無之
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
始可得無耳
問曰夫音有大道攉輸玄路莫尚於
封有之累也盖有不能祛有祛有者
必無未有先盡　有累然後得
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尒為累之
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
無故無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
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
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蹟
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憓二家斟酌
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
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着漸故是自

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二十[illegible]張　亦
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
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
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
絶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末於教華
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辯辯長於新論
乎曷道人難云絶欲由於體理當謂
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
本不相関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
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
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
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未說若始
終相扶可修教而至下答維驎假知
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
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
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
矣慮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祛累亦
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懃般若以
日忘晤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
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辟耶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覿對渙豈論博蔚然
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

神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懐謝靈運

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闕尚不可以訛此
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
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
疑耳夫專訛筆扎者自可不工於孤
矢弧矢既工復訛筆扎者何為不善
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
道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皆借不兼
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
於更李弈養勉書於羅趙觸類之躓
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之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
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
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
之自去實無之所濟日明為晦新功
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
不言惠於愚惷耳推此而往詎候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
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
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

貴所疑者殆廣豈二聖異塗將地使
[illegible]
之然所離之難殆是有在辭長之論
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
終相狀可術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辯
辯者之囿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
合其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辯則權傍
權以為檢故三乘咸歸筌既意以歸
宗故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
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
假知之論言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
諫是為交睞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
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遇空聖
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懃者曰志
聽者縣進亦實如來言但懃未是得
聽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
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
異蹤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
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覺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
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覺為用
用覺在理不恒其知

問曰覺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
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
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覺知
未是見理豈得云轉理覺為用又不
知以為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
於滅累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
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
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處不能並
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攉能使
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
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
復弥久累何由滅

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
折中異同之辯故難於厝言可尋覧
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
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
我意盡覧者洽然又對無兆兼當造

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

王弘敬謂荅王衛軍問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可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荅曰顔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
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
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
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蹔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
見理向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
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
蹔知未是見理豈得去理蹔為用又
不知以何稱知
荅曰不知而稱知者政以假知得名
耳假者為名非蹔知何不恒其用豈
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
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
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
者浮談犯知者沉惑推此而判自聖
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
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去何伏耶若

[illegible]

都未見理專心間信當並專心雖信
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
属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攘能使
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
伏根本末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
復弥久累何由滅

答曰累伏者属此則廢彼實如来吉
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来旨更惧
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識耳辟
如藥驗者疾易瘥理妙者吝可洗洗
吝豈復循環疾瘥安能起滅則事不
伴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
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
之外矣平斜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
云遠一不必携乃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
無阻備靈運自一悟理貫以經誥可
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
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
衷猥孚高難辭徵理析莫不精究尋
覽弥日欣若覩對輒復更伸前論雖
不辯酬釋未問且以示懐耳海嶠岨
迴披叙無期臨白增懐眷歎良深謝
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答書

更尋前答超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政當尒已遂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唇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

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平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今喪戎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二十張 亦 家

曰並可以當言矣
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
尋有答今并送往請此事皆是昔日
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
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
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
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
理然胸衿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
嘿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
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
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
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
往厥跡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木中
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
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
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
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茍
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
佛說色陰三世和合揔名為色五陰

皆尒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
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各又云六
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
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来中果法也
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
無過去業則無三途報又云學人若
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
諸此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
来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
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来
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
水時節牙根得生若先巳定有則無
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
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
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
法起行業不得言無　又云今不
與因對不得言有推論之通甚有佳
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来現
在如未来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
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
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住法住般若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者故也是
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

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
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
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
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
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
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
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
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麁復容
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
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
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
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
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
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来
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
以知往逆數以知来

通一切諸法空

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
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嘱所建礼
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
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
望遅冀覲一礼敬不悟聖恩垂及乃
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實並重且於
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
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
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
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
莫知所盡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辭
致清勝簡詣踰於二篇妙盡停乎中
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猒
貞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刼之宗範也
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
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
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
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
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絶
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為
什公研詠兼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

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三十張　亦
臣言上通一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
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
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
者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則之于
事旣有未極夫無者雖妙似若有不
卽眞兩冥有不卽眞兩冥恐是心忘
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餘成
言以據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
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
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
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
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
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
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
言所未達夫万有不同精麁亦異應
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
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應馬而未始
乘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
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
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嘿雖異而終

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乎
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
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
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二種光明一切
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
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
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
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
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
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
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乎
等敢緣慈顧輙謁愚思若復哀矜重
開道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
復何所為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
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
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
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
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
俱未冥詳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
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
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

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 [illegible]
之肆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
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
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
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
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
重加誨喻
姚興荅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
膚淺所能具荅今為當都捨以相酬
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
者必得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
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
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群品而
得見其佐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
以斯言之定不為群小也卿若以衆
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
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
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
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
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
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
千里之舉耳

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 廣弘明集大第十八張
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
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
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
異也若二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
非大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
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
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
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
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
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
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
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宗同諸法之
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
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
寄耶吾意以為道止無為未詳所
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
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
生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
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
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
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
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

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 廣弘明集卷第廿一 第卅二張 亦
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
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
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
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
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
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
遥逺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
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
拓道義之門演如来之奧宣宗隱而
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
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
事妙者固非常辭之所讚雖欲心仰
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復蒙陛
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被比
御味徹言研咏弥至其為蒙悟豈唯
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
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
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惽
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

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
耳而未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
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
釋宗時有對者諝必碎之于地謂僧
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
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
聯環幽難勃以縱橫技藻紛其駱驛
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
為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陁之為先覺語從俗異智
慧之為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
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
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
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
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
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
既昇彼豈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
夫以住無所住万善所以兼脩為無
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

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 廣弘明集卷第廿六 第四十張 亦
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旣辯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
解乃翫空談咨曰誠如來言亦須分
別鷃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
万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
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
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
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
乱其橫竪施厲混其研蚩斯由相待
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無
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
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
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
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
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脩慧定
成於繕尅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
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
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
脩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尅而難功
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
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

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吝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脩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況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感因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數究幽微貿道措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蒭蕘如或鏗然頗詳金牒於是辛氏頃受斯文頓裂邪網寄書周沙門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請辛草創有李逵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頻琳乃荅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言宏贍理致幽絕既闢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衆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号智慧

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

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
性寂於是假謂佛隨分別既影於外
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
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
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
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
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
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
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
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
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
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績尅而方研乘
因趣果藉熏脩而始見彼既知而故
問余亦述而略荅詳夫一音普被弱
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
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者孰
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
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
存待与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
論之昔闞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
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
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

高賢於仲尼致髭陵於駿驥欲觀渤
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
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
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
人倫之羽儀次則郄超王謐劉璆謝
客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
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
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
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
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
矣尚之又六十善暢則人天與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
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
切奏懸一字蜀挂千金何以當茲奇
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
示琳續紐耳李舍人得琳重擇渙然
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
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